

时间的河流

——现代作家的创作与生命气象

陈昶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陈昶

时间的河流

——
现代作家的创作与生命气象

陈昶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河流:现代作家的创作与生命气象/陈昶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307-20517-8

I. 时… II. 陈…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5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2092 号

责任编辑:梁 茜 责任校对:李孟潇 整体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0 字数:139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517-8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大小视域之间：文学史及其他	1
第一节 胡适与《小说月报》的转型	1
第二节 社会学视域中的先锋小说	34
第三节 回到文学本身：关于新文学史家古典诗词入史问题 ...	42
第二章 小历史的缝隙：他们的爱与写作	46
第一节 《芳华》：一场未发生的爱情或一个女人的成长史 ...	46
第二节 生命中无可遁逃之叹： 读毕飞宇《那个夏季，那个秋天》	51
第三章 动态的书写与作家的生命历程	57
第一节 生命的高扬：论左翼先驱者的创作历程	57
第二节 左翼女作家的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	68
第三节 城与人的遇合：沦陷区上海与张爱玲的创作	83
第四节 边地的传奇：云贵作家的生命书写与创作变迁	97
第四章 从经济生活到文学世界	114
第一节 走向左翼——论 20 世纪 30 年代初艾芜的小说 创作	114

第二节 从书斋到广场——论闻一多西南联大时期之 思想转变.....	121
第三节 背向生活的理想主义者：论顾城、海子.....	134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56

第一章 在大小视域之间： 文学史及其他

第一节 胡适与《小说月报》的转型

谈到 1920 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我们通常会想到茅盾取代“鸳鸯派”成为新一任编辑后使其完成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想象模式。这个过程仿佛是一蹴而就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现代文学论述中一个不证自明的小传统。

但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需要我们回到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活场景中再仔细辨认。1920 年初，年轻的茅盾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参与编辑《小说月报》并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个革新并非那么顺利，革新的过程在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间几经往复，飘移不定。1921 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邀请胡适赴沪继任下一任所长，虽然胡适最终拒绝了高的邀请，但是他还是在暑假期间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期间，胡适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多有交流，以前辈的姿态对茅盾所编辑的《小说月报》给出了多番意见与批评，并最终促成了《小说月报》朝写实主义方向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也逐

渐清晰与完善，在众多文学观念中最终胜出成为《小说月报》文学主张，同一时期文学创作也由革新之初的“虚张声势”转而获得真正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经历了1920—1922年在文学潮流、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上各自曲折的探索和彼此间相互的磨合与适应，《小说月报》才真正走向成熟。

一、胡适到商务印书馆以及茅、胡二人的交往

1921年4月，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因觉得新文学是潮流之所趋，而商务印书馆的风气又趋于保守，所以亲自到北京请胡适赴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希望能引进外力为编译所带来新的气象和局面。见面之后并几经书信往来，胡适于同年7月利用大学暑期之便，同意赴沪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再决定是否接受邀请。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假期结束后，胡适仍是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任教。因为最终未能成行，这一段往事也逐渐被人淡忘，在历史的烟云里随风而逝，很少再被提及。但是倘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我们则可以看到胡适访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沪上文化界是一个相当受瞩目的事件，他的日记记录了他每一天的行程与安排，在沪的每一天几乎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每天都到商务印书馆以外，其他的时间也均用在会见友人和青年文学者以及一系列演讲上面。

在胡适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到沪当天（1921年7月16日）的情景：

十点，车到上海。张菊生、高梦旦、李拔可、庄可俞、王仙华诸先生与颜任光都在车站相候。先到大东旅馆暂歇一晚。张、高、颜三位同去，高、张先别去，任光留谈一会，也去了。

除了参与所内日常工作并提出相关建议之外，胡适还多次和编译所

年轻编辑会面。在1921年7月18日、7月22日、7月27日等，日记也记载了他同商务印书馆的年轻人还有《小说月报》几任编辑的见面情形。

7月18日

十点半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我问梦旦，他们究竟想我来做什么。他问我能住几时，我说，北大开学时我即回去，已无可疑。至于半年以后的事，那是另一问题，大概我不能离开北大。他说，他们昨天看我的情形，已知道不能留我。但此时他们很望我能看看编译所的情形，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我说，我也是这样想。议遂定。

今天我专访问编译所中的熟人。先看傅纬平先生（运森），他是我家兄弟的老朋友，十二年不曾见着了。

见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知潘介泉在此，请郑君邀来相见。下午介泉与振铎同来，我与振铎谈译书的事，他颇赞成我的话。他并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来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做一个意见书，后来因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故不曾做。我说，你们尽管去做，做了交给我，我可以用作参考材料，他答应了去做。

7月22日

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Maeterlinck），如辛兀（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

7月27日

晚间梦旦邀了一班“新人”到他家中吃饭，与我会谈。到者：

杨端六、郑振铎、郑贞文、钱经宇、胡愈之、沈雁冰。李石岑因病未来。郑贞文说：一个学者在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我因说：怎样才能免掉这个危险呢？我想有几条出路：（内容从略）

这几条他们都很赞成。其实不如此，决留不住好人才。

除了胡适本人的记录外，另有一段文字以“夸张”的笔法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均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谈，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吗。）。然胡博士实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物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厉害吗？哪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何不说谈叫天）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日登台了。

虽然在酬劳方面胡适予以驳斥，但是还是可以窥见当时的热闹盛况和胡适赴沪所产生的影响力。

而我们较熟悉的则应当是茅盾晚年对初见胡适时的这段描述：

大约是当年七月，胡适来了。他把编译所一间会客室当作办公地点，轮流“召见”编译所的高等编辑和各杂志的主编，提出问题，了解情况。我也是被“召见”的一个。我从没有见过胡适，但早从陈独秀挟《新青年》到上海来编辑、发行那时，就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头子。我只回答他的询问（那都是碎屑的事），不想多谈。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这段描述茅盾写于1979年，相比他在20世纪50年代记叙而言已经略为客观，但是因为时代因素、个人因素等还是看得出他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胡适的不满。虽然我们已无从考证这种不满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时期，还是由于后来风云变幻的时代。可以看出，文字着意谈的并不是其时他在《小说月报》做编辑时和胡适所产生的交集和当时所受胡适的影响，而是避重就轻集中对胡适的外在进行描摹。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将胡适和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他们与《小说月报》所发生的故事和这段十分短暂的文学交往作为一个小历史“事件”，从“那都是琐碎的事”“不想多谈”来谈起。

二、在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间的徘徊

有研究者认为，胡适到商务印书馆后的一通“指手画脚”，引起了《小说月报》主编茅盾的强烈不满。事实是否如此，现今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至少我们不应该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后的茅盾去想象1921年和胡适交往的茅盾。我们需要做的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回到书信和日记的字里行间去看他本身的逻辑和实际情形。

在查阅茅盾的日记及往来信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他与胡适在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月报》上的交集。但是在上述胡适 1921 年 7 月 22 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茅盾关于《小说月报》上“主义”的谈话。从中我们能看到胡适对此时的《小说月报》所倡导的文学潮流是不大满意的，他建议主编茅盾暂时搁置西方正流行的新浪漫主义。而对于茅盾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一看收录在《胡适书信补遗中》的几封回信：

8 月 16 日

适之先生：

前次听了先生的话，就打算从第八号起的《小说月报》上，期期提倡自然主义；八号内批评创作一篇已把自然主义眼光去批评。但一般读者对于自然主义是何物，怕也不很明白，所以打算出一期专号。现在因为记得本年十二月是 Flaubert 生日百年纪念，拟把十二号作为自然主义号，内容拟如下：

一、自然主义讨论。此门拟照七号《创作讨论》办法；但《创作讨论》因注重自由发表意见，故材料不纯萃（粹），现在拟反其法。泛然的议论不登；有力的反对论因其可以帮助阐明自然主义，却登；但加以驳论。

二、何谓文学上之自然主义（论文，拟择一篇最好的译材译出）。

三、译丛 全登自然主义作品，拟定下面几种：

（a）佛劳贝（短篇一）

（b）莫泊桑 拟用他的《归来》一篇，因此篇与田纳孙的“Enoch Arden”恰好可以比较，显出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对同一事观察之不同。

（c）（自然主义在西欧其他各国）此拟把西欧其他各国接受自然主义的中坚作家的作品蒐译三四，如德国拟用 Aoly 的短篇，北

欧拟用 Kielland 的，日本拟用国木田独步之《女难》等等。

以上意见尚请先生教正，并请先生自己做第一门中的文章。预想此门文章必不能多，所以还要介绍别人的文章。至于（c）类中译的小说亦想请先生介绍别人的文章，说报上平日撰稿诸位恐不能在北欧方面搜到适当材料，德国方面亦然。专此并候教言，顺致

健康

沈雁冰 八月十六日

8月15日

适之先生：

上次承先生之指教十二号出自然主义号的事，现在日子渐近，此间已集材料仍不过上次写给先生信中说及的那一点，至望代向各方面讨些文章（论文或译作）来，先生自己省略作一篇论文，极为盼切。专号稿大概在下月十号左右发齐，只好请先生赶快了；先不写信，至此刻着急，我贪懒之罪，亦能原宥。

沈雁冰 十五日

虽然后续胡适的回复信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透过茅盾的这些回信，看得出他确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并且迅速地接纳了其建议，即将对新浪漫主义的兴趣和关注转移到对自然主义的介绍和提倡上来。为什么说胡茅二人的这次约谈以及胡适建议其摒弃对新浪漫文学的提倡对此时的《小说月报》转型和发展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要说清楚这个缘由，我们必须回到原点，首先对茅盾参与《小说月报》编辑工作之后的文学潮流的介绍和提倡做一个梳理。

茅盾开始参与编辑工作是《小说月报》11卷1号，也就是1920年的第1期。这是《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开始。其主要负责编辑的是新文学的部分，包括“小说新潮”和“编辑余谈”两个栏目，前者以新文学创作和翻译为主，后者则是文学研究以及负责介绍国外的文学潮

流。在1920年第1期的“小说新潮”专栏中茅盾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一文，他提出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文中写道：

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现实派自然派介绍起。本栏的宗旨也就在此。

随后，他介绍了西方文学已经发展到新浪漫派，中国文学目前仍徘徊在古典浪漫主义阶段，为了将来人人都能领会最新的文学样式以及我们自己创作新的文学打算，因此：“都应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待这些阶段都已走完，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有了基础。”

按照常规的逻辑，在这样大力的倡导下，《小说月报》上新文学本应是朝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样的预期却在1920年第2期被打破，编辑茅盾突然表现出对表象主义文学的兴趣。1920年第2期在“编辑余谈”栏目中茅盾撰写了《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吗？》；然后在1920年第5、6期上，接着发表了谢六逸的长文《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以此作为对茅盾前文的一个呼应。

在1920年第2期中，茅盾写道：

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

接着他说：

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

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然要走这路的。但要走路先得预备，我们该预备了。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倡。

谢六逸在《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一文中，首先回应了茅盾的说法：

就吾国说：还没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文学，骤然间来谈表象主义，不免有“躐等”之弊；但是表象主义是什么，我们却不可不研究。

紧接着，谢六逸以上下两篇的长文详细介绍、分析了表象主义文学究竟是什么，同时用不小的篇幅为我们介绍了西方表象主义诗歌、小说、戏剧及一些著名的作品作家。虽然谢氏表示文学的发展不可越级，但也表达了表象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以说，从开始革新的1920年第1期大力提倡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到1920年第2期就马上改变风向转向对表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热衷，似乎显得有些突然，其实如果加以分析，这种趋向在1920年第1期的《小说新潮宣言》中是可以窥见一二的。从革新之初，茅盾虽然一方面极力提倡写实派和自然派文学，但还是流露出了对表象主义与新浪漫主义的青睐。在1920年第1期中，他这样说过：

况且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停留在写实以前，这个又显然是步人后尘。所以新派小说的介绍，于今实在是很急切的了。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普遍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

响，因此，在文学发展的层次上面，也将其视为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

但是介绍尽管有人介绍，却微嫌有点杂乱；多译研究问题的文学果然是现社会的对症药，新思想宣传的急先锋，却未免单面；只拣新的译，却未免忽略了文学进化的痕迹。所以我们只好说一年来一般人文学上的常识确实增加了不少，若论由翻译而进于创造，那是终觉有些不够的。

这一观念在《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中表达得更清楚：

就现在中国的文艺看去，幼稚自不消说，幸而由退化之中有进化的分子了。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之后，若还不曾经过写实主义；没有经过写实主义特色——科学的制作法，描写兽性，描写人生；周围；个性；印象；作短篇小说及戏剧等的滋味，不由这些阶级通过，便要一蹴而学表象主义的文艺，那就未免不自量，仍然要跌倒就浪漫主义（传奇派）去。因为没有受过科学的洗礼，便要倾向神秘；没有通过写实，就要到表象，简直是幻想罢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作为杂志的编辑，尽管理智上认为《小说月报》在介绍翻译外国文学和创作新文学时应该按照进化的顺序，首先是提倡写实的文学，这是客观的进化需要；但是心里却觉得“未免单调”，始终未能忘情于西方正在流行的新浪漫文学，这也反映了五四时期的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急切的求新的普遍心态。

在发表于1920年9月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茅盾还是承续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提倡新浪漫文学。首先，作者对自然派文学极力否定：

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观察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

是使人失望，悲闷，正和浪漫文学的空想虚无使人失望一般，都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所以浪漫文学固然有缺点，自然文学的缺点更大。而在社会黑暗特甚，思想锢蔽特甚，一般青年未曾彻底了解新思想意义的中国提倡自然文学，盛行自然文学，其害更甚。

接着，作者转到对新浪漫文学的提倡上来：

现在中国提倡新思潮的，当然不想把唯物主义科学万能主义在中国提倡，则新文学一方面也当然要和他步伐一致，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了。

并最终将新浪漫文学设定为未来文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能够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导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

1921年第1期是众所周知的《小说月报》全面革新的伊始，茅盾在其《改革宣言》中说：

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

作为主编，茅盾在两种潮流之间徘徊不决。我们不难发现，即便他

认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但“新浪漫文学”仍是他最理想的文学追求。

从1920年至1921年上半年的反复中，可以大致窥见茅盾的文学观念：他所认为的最理想的文学形态是新浪漫主义，但是写实主义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它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是从浪漫文学到新浪漫文学的必经阶段，所以难以做到只钟情于其中一种。他一方面大力介绍国外的新浪漫主义的思潮，另一方面在译介作品和创作上却呈现出各种文学倾向的作品杂陈相间、不分彼此的情况，并没有显示出创作观念和创作实绩的一致性。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21年7月，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胡适应高梦旦之邀到商务印书馆考察期间。前文已经提到，胡适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在编译所以及其他场合有过多次交流，尤为重要是胡适在他的日记1921年7月22日所记录的劝茅盾暂时不要提倡新浪漫并转向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这一段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胡适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变化的努力。在这之后，《小说月报》上推出了《俄国文学研究》（1921年第12卷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第12卷第10号）以及对自然主义作家和理论进行介绍的第12期。这可以看成主编茅盾的一个有意识的尝试和转变。尤其是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推介与俄国文学的专号的推出是《小说月报》在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1921年第12期的总结性文章《一年来的感想》中，编者更以十分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

从来国人对于文学的观念，描写制作的方法，不用讳言，与现代的世界文学，相差甚远。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